

会跳舞的头发

■杨立英

自打记事起,母亲就有一头会跳舞的头发,它们摆出不同的姿势,或弯或曲,像不守规矩的舞者,把母亲折腾得与众不同。

母亲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,一刻不得闲,致使她的头顶常年盘踞着“鸡窝”。我非常羡慕小伟娘,穿着干净的衣褂,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,人前一站,连她身边矮小的小伟都跟着神气起来。那时,小伟爹是生产队长,殷实的日子让小伟娘有种天生的优越感。在小伟娘面前,母亲乱蓬蓬的鸡窝头,让我顿觉矮了三分。

有一次,母亲到学校找我,她的头发在微风里跳着杂乱无章的舞蹈,最可笑的是上面还粘着一片树叶。“英子娘的鸡窝头快孵出小鸡啦!”同学们的取笑声,羞得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回家后,我没好气地埋怨母亲去学校也不梳梳头,像个疯女人!忙碌的母亲略带歉意地回应:“娘给你丢人了吧?头发乱了怕啥,只要心不乱,咱就能把日子理顺好。”

急性子的母亲很少有温情的话语,发起火来也如她的头发,张牙舞爪。有次我偷

吃了爷爷用来压咳嗽的苹果,母亲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可是紧接着,又像漏了气的皮球,头发无力地塌软下来。她一边抹泪一边搂紧我,爱抚中充满愧疚。

母亲再怎么凶我,却容不得别人欺负。大伯家有5个孩子,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尤以堂姐为甚,下手不分轻重,有次在我头上砸出个大包。母亲单枪匹马闯进大伯家。激烈争吵的场景母亲从没说起,但我能想象出战斗力爆发的,定是她的头发舞动着节奏强劲的摇滚。回家后,母亲挠了挠更加蓬乱的头发,该吃吃该喝喝,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从此,堂姐再也没敢欺负过我。

父亲在县城上班,家里家外都由母亲一个人打理,不服输的母亲,干起活来丝毫不输男人。她的头发,有时舞动的是激情高亢的摇滚,有时是节奏轻快的恰恰,有时又是平静舒缓的慢三……一家人在母亲情绪的音符里,起起落落,感受着她的倔强和坚韧。

父亲缘何会看上母亲?这是藏在我心底许久的疑问。父亲教师出身,举手投足透着儒雅,而粗线条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,

最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还有些怕母亲,小心翼翼地瞅着母亲的脸色行事,不时叮嘱我们:“你娘不容易,在家拉扯你们姐弟四个,还要照顾瞎眼的爷爷,我们都得听她的。”

那时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头飘逸顺滑的头发。可我毫无保留地遗传了母亲的卷发,整天乱蓬蓬的。长大后,在暗恋的男孩面前,我恨透了我的头发。用发卡捆绑,涂上刺鼻的药水拉直,用以恶治恶的心态,把它烫染成更乱的鸡窝。终究治标不治本,新生的发丝,依旧有种不改初心的倔强。

母亲安慰说:“是你的跑不了,不是你的争不来。”后来遇到了我家先生,一个温情踏实的男人,他抚摸着我的头发,深情地说:“真好看。卷卷的,像个洋娃娃。”自此,我终于释然,不再和头发较劲。

随着日子的富足,母亲也老了。但母亲会跳舞的头发,却是我生命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它坚强、倔强,从不向困境低头。在我遭遇泥潭时,我一遍遍告诫自己,头发乱了,不可怕,只要心不乱,就能把杂乱的日理顺好。

人生感悟

烟火人间

花盆里的麦子

■沈培岗



才过谷雨,离芒种还远着呢,我家的麦子吐穗了。

过春节时,为了满足小孙子的种植欲望,给了他两个被弃置的花盆,还有两把麦种,随他处置。

两个花盆原来种着玉树和蟹爪兰,不知什么原因都死掉了,便连带里面肥沃的泥土被扔在角落里。小孙子把花盆弄过来,宝贝似地侍弄。先用小铁铲翻了翻,看土还很湿润,就用手摁进一些麦粒,把花盆放在角落里了。起先,小孙子还一会儿扒拉扒拉花盆里的土看发没发芽,一会儿用舀子滴些水。我告诉他冬天冷,麦子出土要慢一些,就是在屋子里土壤也带着寒气,不利于发芽的。过了几天,见没动静他就淡忘了,不再理会花盆里的种植。

过了些日子,我却发现花盆里稀稀拉拉地钻出一些绿芽。啊,麦苗出土了!我把这消息告诉小孙子,他顿时来了兴趣。晚上把花盆挪到炉子跟前,中午把花盆挪到门边大太阳晒着的地方,还不时地洒点水在上面。

冬天里,花盆里的绿植即使在屋里,颜色也会暗淡许多。而这两盆麦苗,虽然纤细弱弱的,绿色倒新鲜得可爱。眼见着它们见长,齐刷刷地像两盆韭菜。在我们的呵护下,两盆麦子渐渐地没了孱弱的踪影,叶子、杆子都密集了很多,粗壮了很多,颜色也深了很多。

常听说温室里的花朵经不得风雨。这两盆麦子会结出麦子来吗?它们没有经受过寒天地冻的洗礼,对于羊啃驴嚼的挫折更是闻所未闻,算不得冬小麦,也不是地道的春小麦,原只是我们想用它的一点绿色来点缀冬天的屋子罢了。然而,春天之后,有些日子不注意,我发现它竟然打苞了,吐穗了,穗子虽然不是很大,但里面的麦粒却很瓷实,捏捏硬邦邦的。只是根部的叶子有些黄了,显出衰老的样子。

小时候学过生物,书里面讲麦子的根须要扎进地里1米多呢。看看这小小的花盆高不过一尺,许多麦子的根须挤在狭小的花盆里,真不敢想象它们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怎样小心翼翼地盘桓呢。

大田里的麦子要不断地追肥、浇水。花盆里的麦子却没有享受过一点额外营养,只是开始的那点化肥。然而,它们如大田里的麦子一样也努力地抽出了穗子,长出了麦粒。

我不禁感慨:多小的舞台也会有出色的舞者。这花盆里的麦子,虽然没有大田里的麦子雍容,但也竭力舞出自己生命的果实。

出租屋的旧时光

■倪梦洁

印象中,少年时的日子因为各种原因总是在搬家。我不喜欢在出租屋里面的日子,让人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,也觉得这样的家毫无归属感。

我总觉得这个家是暂时的,过段时间我们就要背上行李,辗转转到另一个地方了,根本没必要对这个暂时的家精心布置,或是打扫得极为干净。可母亲每次都会反驳我的观点,她说,即使是租来的屋子也可以用自己的手将它变得漂漂亮亮的。但面对四面白墙,水泥地上一层厚厚的灰尘,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屋子要怎样才能变得漂亮起来。这时,母亲拿来了她的一堆家伙什,一一摆开,又对我交待了清扫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事项,便开始了对出租屋的大扫除。

母亲用浇水壶均匀地在地面上洒下一层水,阳光里显而易见的灰尘立马被覆盖在水珠中,乖乖落地,周围的空气瞬间也清新了不少。母亲先把地拖一遍,又拿来乳白色的墙纸贴在墙上。原本的污渍被掩盖,阳光从窗口照进来,房间显得温馨、明亮。

母亲还觉得不够,总认为阳光是被

那扇模糊的窗挡住了一半,屋里才不够亮堂。于是拿来抹布擦洗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阳光挤入屋中,照得整个出租屋都暖洋洋的。看着明亮了许多的屋子,母亲又从包中拿出一串风铃挂在窗前,风透过纱窗吹动风铃,风铃摇曳着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此刻再面对出租屋,我的心态也改变了。我以主人的姿态,用眼睛丈量每一寸被我们精心布置的地方。母亲拉动风铃,回头对我说:“这房子是租的,可我们的生活是自己的,还是要好好对待呀!”

我默默点头,也突然发觉出租屋在这一瞬间拥有了家的特质,整洁、温馨、舒适。多年后,我去外地上学。开学的第一天,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搬入学校宿舍,开始用母亲教我的方法一一清扫宿舍的每个角落,也对自己所在的床铺和书桌进行了一番布置。看着眼前整洁的宿舍,我又想起那段出租屋的旧时光,也正是那段时光教会了我,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,都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布置出属于自己的生活,不再将就。

生活手记

花开诗旅

狮城遍吹文明风

■姚凤霞



会场影院图书馆
手机静音遵秩序

浏览商品轻拿放
配货推车摆齐整

一米距离守规矩
先来后到依续行

处处爱护环境美
杂物废品不乱扔

礼让三先懂礼貌
进退有度记心中

立足本职讲奉献
胸怀家国志高红

人人坚持讲文明
狮城遍吹文明风



【夏日的模样】

时光匆匆,还未来得及好好感受春色,夏天的脚步便已款款而来,带着明媚,热烈且又灿烂。初夏的栀子花开得正俏,白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地包裹着淡黄色的花蕊,映衬在郁郁葱葱的枝头。随轻柔的微风,微微摇曳身姿,夹杂着淡淡的芬芳。

——曹晟睿

【浅夏款款柔情】

当你一脚迈入浅夏之门,就会感受到她无处不在的款款柔情。浅夏的风最柔情。浅夏时节,风里有了温热之气,但并不让人觉得燥热。柔风吹到脸上,仿佛轻盈一吻,几乎要让人醉倒了。

——马亚伟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清风徐徐入夏】

清风入夏正是出行的好时机,走在街道巷尾,四处弥漫着初夏的气息。花草树木迎着阳光展现自己的灿烂,鱼虫鸟兽借着清风惬意地享受着自然的馈赠。大自然的景象似乎在散发着一股生命的活力,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与欢畅。

——刘治军